

琥珀

经典文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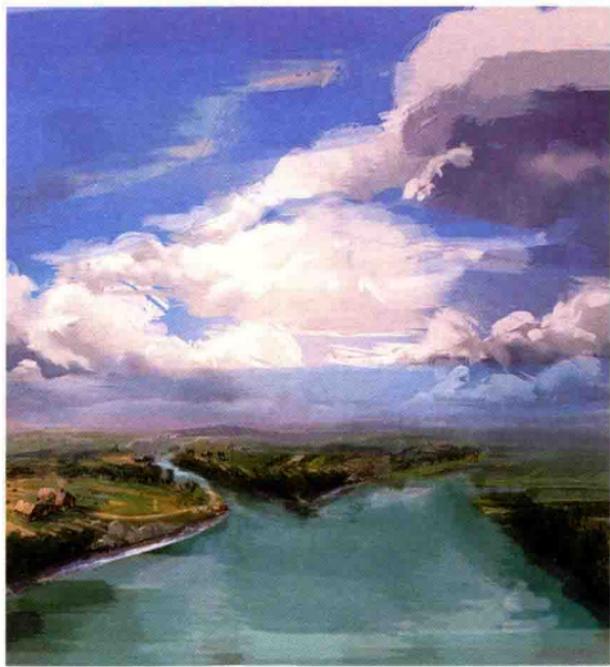
签名手稿典藏版

萧红精选集

呼兰河传

生死场
小城三月
回忆鲁迅先生

萧红著



巴蜀书社

萧红精选集

呼兰河传

生死场

小城三月

回忆鲁迅先生

萧红一著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萧红精选集：呼兰河传 / 萧红著. 初版

成都：巴蜀书社，2014.10

ISBN 978-7-5531-0456-0

I. ①萧…

II. ①萧…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5750 号

选题策划：金丽红 黎 波 安波舜

丛书策划：罗小洁

责任编辑：周文炯

特约编辑：罗小洁

封面插画：于 乐

装帧设计：于 乐

媒体运营：王艳伟

责任印制：张志杰

出 版：巴蜀书社 电话：(028) 86259397

地 址：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610031

网 址：www.bsbook.com

发 行：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 话：010-58678881 传真：010-58677346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 编：100028

印 刷：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3.5

版次：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14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字数：325 千字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586788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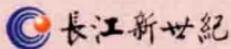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萧 红 (1911-1942)

原名张迺莹。中国现代文学创造力突出的天才作家。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萧红一生坎坷，她幼年丧母，少年拒婚，东北沦陷后漂泊在哈尔滨、青岛、上海、东京、武汉、西安、重庆、香港等地。她跋涉文坛9年，年仅31岁离世，留下《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生死场》《牛车上》《旷野的呼喊》等名篇，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与吕碧城、石评梅、张爱玲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鲁迅、茅盾、胡风等人都给予她高度评价。

本书收录萧红经典作品《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生死场》《回忆鲁迅先生》等名篇。萧红的作品，充满灵性、诗意细腻，同时力透纸背。在她笔下，美丽而闭塞的乡村，善良而愚昧的人们，沉滞而窒息的生活，无不蕴含着深刻的生命体验和巨大的文化隐喻。



长江新世纪官网：<http://www.cjxinshiji.com>

芳
華
m

琥珀

经典文丛



琥珀·百年沉淀·传世经典



琥珀·思享者
微信公众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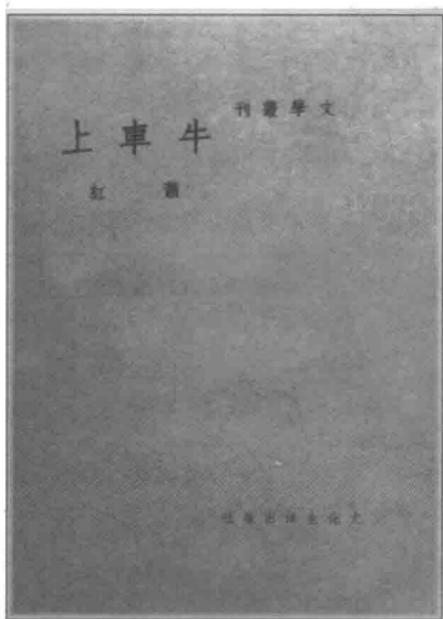
萧红 (1911-1942)



《跋涉》初版封面(1933.10)



《生死场》初版封面(1935.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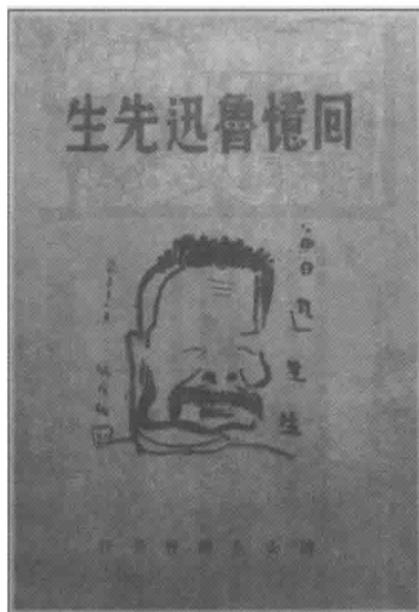
《牛车上》初版封面(1937.5)



《旷野的呼喊》初版封面(1940.3)



《马伯乐》第一部初版封面
(萧红设计)(1941.1)



《回忆鲁迅先生》初版封面
(1940.7)



《呼兰河传》初版封面(194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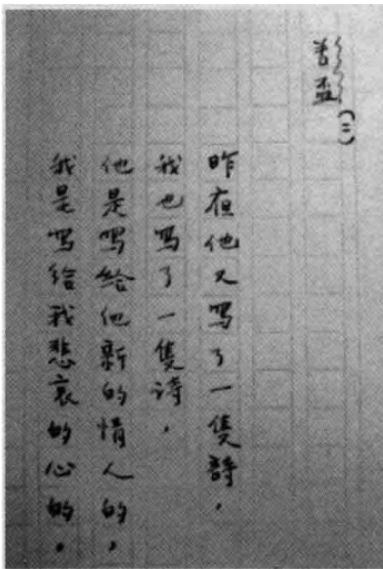
《小城三月》初版封面(1948.1)



《家族以外的人》初刊书影(1936.10)



《呼兰河传》初刊书影(1940.5)



萧红《苦杯》手迹



萧红《一粒土泥》手迹

萧红创造出介于小说与散文及诗之间的新型小说样式，自由地出入于现时与回忆、现实与梦幻、成年与童年之间，善于捕捉人、景的细节，并融进作者强烈的感情气质，风格明丽、凄婉，又内含英武之气。萧红的忧郁感伤具有女性的纯净美。她的文体是中国诗化小说的精品。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 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编辑说明：

萧红的文章，有部分用字反映了当时或自己的用字习惯，与现在常用字不同。例如“希罕”（现多用“稀罕”），“拣起”（现多用“捡起”），“年青”（现多用“年轻”），“无管”（现多用“不管”），“颤栗”（现多用“战栗”），“喝喝”（现多用“呵呵”）等。我国的语言文字法规定，“有特殊情形的，如出版教学、研究等需要使用繁体字或异体字的，可以保留使用”。本书保留这部分异形字（词）的原有写法，力求更能传神表达作者心意。特此说明。

萧红精选集
呼兰河传 | 目录

呼兰河传 / 001
小城三月 / 180
生死场 / 203
手 / 293
牛车上 / 309
朦胧的期待 / 319
后花园 / 327
蹲在洋车上 / 347
家族以外的人 / 352
同命运的小鱼 / 386
回忆鲁迅先生 / 390

呼兰河传

第一章

—

严冬已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

年老的人，一进屋用扫帚扫着胡子上的冰溜，一面说：“今天好冷啊！地冻裂了。”

赶车的车夫，顶着三星，绕着大鞭子走了六七十里，天刚一蒙亮，进了大车店，第一句话就向客栈掌柜的说：

“好厉害的天啊！小刀子一样。”

等进了栈房，摘下狗皮帽子来，抽一袋烟之后，伸手去拿热馒头的时候，那伸出来的手在手背上有无数的裂口。

人的手被冻裂了。

卖豆腐的人清早起来沿着人家去叫卖，偶一不慎，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盘贴在地上拿不起来了。被冻在地上了。

卖馒头的老头，背着木箱子，里边装着热馒头，太阳一出

来，就在街上叫唤。他刚一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走得快，他喊的声音也大。可是过不了一会儿，他的脚上就挂了掌子了，在脚心上好像踏着一个鸡蛋似的，圆滚滚的。原来冰雪封满了他的脚底了。他走起来十分地不得力，若不是十分地加着小心，他就要跌倒了。就是这样，也还是跌倒的。跌倒了是不很好的，把馒头箱子跌翻了，馒头从箱底一个一个地滚了出来。旁边若有人看见，趁着这机会，趁着老头子倒下一时还爬不起来的时候，就拾了几个一边吃着就走了。等老头子挣扎起来，连馒头带冰雪一起拣到箱子里去，一数，不对数。他明白了。他向着那走不太远的吃他馒头的人说：

“好冷的天，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

行路人听了这话都笑了。他背起箱子来再往前走，那脚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结越高，使他越走越困难，于是背上出了汗，眼睛上了霜，胡子上的冰溜越挂越多，而且因为呼吸的关系，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挂了霜了。这老头越走越慢，担心受怕，颤颤惊惊，好像初次穿上滑冰鞋，被朋友推上了溜冰场似的。

小狗冻得夜夜地叫唤，哽哽地，好像它的脚爪被火烧着一样。

天再冷下去：

水缸被冻裂了；

井被冻住了；

大风雪的夜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睡了一夜，早晨起来，一推门，竟推不开门了。

大地一到了这严寒的季节，一切都变了样，天空是灰色的，好像刮了大风之后，呈着一种混沌沌的气象，而且整天飞着清雪。人们走起路来是快的，嘴里边的呼吸，一遇到了严寒好像冒着烟似的。七匹马拉着一辆大车，在旷野上成串的一辆挨着一辆地跑，打着灯笼，甩着大鞭子，天空挂着三星。跑了两里路之

后，马就冒汗了。再跑下去，这一批人马在冰天雪地里边竟热气腾腾的了。一直到太阳出来，进了栈房，那些马才停止了出汗。但是一停止了出汗，马毛立刻就上了霜。

人和马吃饱了之后，他们再跑。这寒带的地方，人家很少，不像南方，走了一村，不远又来了一村，过了一镇，不远又来了一镇。这里是什么也看不见，远望出去是一片白。从这一村到那一村，根本是看不见的。只有凭了认路的人的记忆才知道是走向了什么方向。拉着粮食的七匹马的大车，是到他们附近的城里去。载来大豆的卖了大豆，载来高粱的卖了高粱。等回去的时候，他们带了油、盐和布匹。

呼兰河就是这样的小城，这小城并不怎样繁华，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十字街口集中了全城的精华。十字街上有金银首饰店、布庄、油盐店、茶庄、药店，也有拔牙的洋医生。那医生的门前，挂着很大的招牌，那招牌上画着特别大的有量米的斗那么大的一排牙齿。这广告在这小城里边无乃太不相当，使人们看了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因为油店、布店和盐店，他们都没有什么广告，也不过是盐店门前写个“盐”字，布店门前挂了两张怕是自古亦有之的两张布幌子。其余的如药店的招牌，也不过是：把那戴着花镜的伸出手去在小枕头上号着妇女们的脉管的医生的名字挂在门外就是了。比方那医生的名字叫李永春，那药店也就叫“李永春”。人们凭着记忆，哪怕就是李永春摘掉了他的招牌，人们也都知李永春是在那里。不但城里的人这样，就是从乡下来的人也多少都把这城里的街道，和街道上尽是些什么都记熟了。用不着什么广告，用不着什么招引的方式，要买的比如油盐、布匹之类，自己走进去就会买。不需要的，你就是挂了多大的牌子，人们也是不去买。那牙医生就是一个例子，那从乡下来的人们看了这么大的牙齿，真是觉得希奇古怪，

所以那大牌子前边，停了许多人在看，看也看不出是什么道理来。假若他是正在牙痛，他也绝对地不去让那用洋法子的医生给他拔掉，也还是走到李永春药店去，买二两黄连，回家去含着算了吧！因为那牌子上的牙齿太大了，有点莫名其妙，怪害怕的。

所以那牙医生，挂了两三年招牌，到那里去拔牙的却是寥寥无几。

后来那女医生没有办法，大概是生活没法维持，她兼做了收生婆。

城里除了十字街之外，还有两条街，一条叫作东二道街，一条叫作西二道街。这两条街是从南到北的，大概五六里长。这两条街上没有什么好记载的，有几座庙，有几家烧饼铺，有几家粮栈。

东二道街上有一家火磨，那火磨的院子很大，用红色的好砖砌起来的大烟筒是非常高的，听说那火磨里边进去不得，那里边的消息^①可多了，是碰不得的。一碰就会把人用火烧死，不然为什么叫火磨呢？就是因为有火，听说那里边不用马，或是毛驴拉磨，用的是火。一般人以为尽是用火，岂不把火磨烧着了吗？想来想去，想不明白，越想也就越糊涂。偏偏那火磨又是不准参观的。听说门口站着守卫。

东二道街上还有两家学堂，一个在南头，一个在北头。都是在庙里边，一个在龙王庙里，一个在祖师庙里。两个都是小学：

龙王庙里的那个学的是养蚕，叫作农业学校。祖师庙里的那个，是个普通的小学，还有高级班，所以又叫作高等小学。

这两个学校，名目上虽然不同，实际上是什么分别的。也不过那叫作农业学校的，到了秋天把蚕用油炒起来，教员们大吃几顿就是了。

^① 消信：机关，暗器。